

《美丽人生》别样人生

李大国¹ 周婷²

(江西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南昌 330045)

【摘要】《美丽人生》开启了颇具争议的以诙谐幽默的方式看待无情战争的范例。电影通过独特的情节设计、别样的叙事方式和灵活的表现手法把一个小人物在残酷战争年代如何保护家人和向自己的孩子传递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刻画得淋漓尽致。影片上映以来，其喜剧性的表现手法与战争的冷酷无情之间强烈的反差尽管招致诸多非议和责难，但无法掩盖主人公为家人所展现出的别样人生，从而成就了他们的美丽人生。

【关键词】《美丽人生》；独特；争议；人生

DOI: 10.18686/jyfzj.v3i12.68216

故事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由罗伯特·贝尼尼 (Roberto Benigni) 饰演的犹太青年基多 (Guido)，来到图斯卡尼小镇追求他的理想与爱情。基多全然不顾法西斯政府的各种管制和限制，在这里与小学老师朵拉 (Dora) 坠入情网。几年后，儿子约书亚 (Giosue) 出生，而基多也历经周折终于开了一家书店。但好景不长，在法西斯政府统治下，一家人失散，被关入集中营，爸爸和儿子被关在一处，妈妈则被关在另外一处。在残酷无比的集中营里，爸爸用善意的谎言，以玩游戏的方式让儿子仍保有童年的快乐与天真。最后，爸爸牺牲了，而儿子回到妈妈身边。《美丽人生 / La Vita E Bella》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以诙谐的方式看待无情的战争。不同于传统的二战题材电影以刻画历史的真实和残酷为己任，《美丽人生》更贴近于生活片，仿佛意在教会人们如何苦中作乐，如何在平庸而残酷的环境中活出不一样的、美丽的人生。尽管该影片充满了争议，但丝毫不能掩盖其成功的光辉。影片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别样的叙事方式和灵活的表现手法把一个小人物基多在残酷战争年代如何保护家人和向自己的孩子传递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刻画得入木三分，让观众回味无穷。

1、独特的情节设计

《美丽人生》剧情并不复杂，从刚开始的偶然到最后的必然，都预先埋下伏笔，故事的曲折性和生动性把人物命运引向高潮。但其独特的情节设计不落窠臼，使其既不同于传统的二战电影，当然也不同于普通的娱乐片，有研究者认为具有黑色幽默性质。^[1] 作为著名喜剧演员罗伯特·贝尼尼自编自导自演的二战题材电影，对其本人而言也是一种莫大的挑战。观众也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一个喜剧演员难以完美诠释此类电影的严肃性，难以对犹太人遭遇大屠杀表现出应有的尊重。电影的名字是《美丽人生》，其实他们的人生并不美丽，美丽的是他们的心灵和对人生的态度。《美丽人生》从一开始呈现的气氛却是欢快的、充满阳光的。故事的开头，男主角基多与女主角朵拉的相遇就以“喜从天降”的方式展开，男女主角相处的过程处处充满着浪漫和喜剧色彩，如男主角在雨中为女主角铺红地毯以及两人在雨夜开着没有顶篷的车兜风，到最后基多骑着被刷成绿色的“犹太马”将朵拉从她的订婚宴上带走，影片的前半段浪漫得就像一个王子公主的童话故事。

影片的后半段，聪明乐天的基多尽管和家人都被关入集中营，但基多没有被集中营的残酷现实所吓倒，为了安抚家人，基多使出了浑身解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喜剧天赋发挥到极致。影片的情节设计完美地配合了基多天赋才能的实现。对于集中营的生活，他对儿子撒下了世间最美丽的谎言，哄骗儿子说所有的残忍只不过是一场忍耐的游戏，只要坚持就能获得奖品，得分最高者其奖品就是一辆崭新的坦克。儿子约书亚天真快乐地生活在纳粹的阴霾之中，在父亲基多的精心策划和哄骗下过着快乐的集中营生活。约书亚也有了足够的勇气，熬过那

段极端残忍的岁月。纳粹集中营最后被解放了，盟军坦克突入集中营，约书亚看到了自己的奖品，认为游戏在自己的坚持和忍耐中终于取得了胜利，不禁喜出望外。最后，约书亚母子团聚。在儿子看来，游戏结束，奖品兑现，孩子幸福地笑了。

尽管集中营的生活是残酷难熬的，但基多始终以微笑的面容对待世界的种种残忍和不公，仍然想方设法以别样的方式带给家人快乐，如趁机在纳粹的广播里问候妻子：“早安！公主！”，以别样的方式告诉妻子，他和儿子都还活着。这也许是对纳粹最强有力的反抗和嘲弄，你可以消灭我的肉体，却无法阻止我的浪漫。尽管知道自己不久将遇难，但对于躲藏在铁皮箱中的约书亚而言，基多不能把这残忍的一幕告诉他。知道此刻儿子正注视着他，他装出一副滑稽的模样，惹得儿子喜笑颜开，让儿子相信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游戏而无需害怕，永远要微笑而乐观地去面对。父亲一个美丽的谎言，给年幼的儿子心里种下的不是痛苦，仇恨而是生活美好，世界美好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期许。

2、别样的叙事方式

《美丽人生》最容易引起误解也最容易招致攻击的是其对二战中遭受屠杀犹太人的叙事上。由于缺乏恐怖和暴力场景，该影片采取了与当代商业电影规范不同的视觉和主题策略，叙事方式迥异。贝尼尼主要想拍一部关于父亲对妻子和儿子爱的电影，所以其叙事方式与其他二战题材电影相比较显得格格不入就不难理解了。贝尼尼在电影里发挥了高度的创意，用近乎异想天开的方式将已经拍烂的题材——纳粹迫害犹太人点石成金，颇具卓别林喜剧的效果。这种处理彰显了意大利人开朗的民族性，并且用逗笑效果甚高的奇想将一个看似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娓娓道来，使人在观赏时感到内心愉悦，看后却深觉酸涩。^[2] 幽默、诙谐和笑声贯穿影片的始终，电影是以儿子的口吻来回忆二战的，而在儿子的口中 and 眼里，二战是快乐的。父亲乐天派的性格特点以及化灾难为游戏的娴熟手法和幽默作风，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教会儿子用快乐的方式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幸。

贝尼尼的电影并没有将法西斯主义描绘成残酷的士兵和黑衫暴徒的固有叙事方式，而是描绘了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这样做就避免了二战题材电影叙事模式格式化的刻板套路。例如，鲁道夫州长基于疯狂的意识形态理由而拒绝签发基多的商业许可证时，电影没有把他塑造成狂妄和十恶不赦的法西斯党棍，相反他变成基多无休止骚扰和取笑的对象。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如电影还特别提到了墨索里尼政权 1938 年的种族法规，犹太人被禁止通婚以及拥有超过有限数量的财产，不得进入公立学校等等。贝尼尼精妙地模仿了这些法律，在基多向儿子约书亚解释禁止犹太人和狗进入商店的现象，以及颠覆朵拉学校关于种族主义的部长演讲时都得到了展现。如当孩子约书亚天真地问，“为什么蛋糕店要写犹太人不得进入呢？”，父亲基多告诉约书亚，“每个人

都有自己讨厌的事物，你讨厌蜘蛛，我讨厌西哥特人。我们的书店明天就挂上‘不准蜘蛛和西哥特人进入’的牌子”。那样一段惨痛的历史，就这样被罗伯托·贝尼尼用幽默的方式化解。在展现犹太人恶劣生存环境的同时带给人们的是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贝尼尼并未刻意回避纳粹的“恶”，只不过该影片以潜幽默的方式揭露和鞭斥了当时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和社会允许大屠杀的种族主义思想。如在庆祝埃塞俄比亚政权被征服的大饭店订婚派对上，一位意大利语老师讲述了有关德国儿童数学技能的轶事。她的态度表达了纳粹主义的达尔文主义原理，该理论认为消除不健康的学生将为国家节省维持他们所需的资金。在呈现纳粹的恶上不走寻常路，贝尼尼通过扭转大众期望来挑战电影类型固化的种种限制，试图以卓别林电影中所见的类型混合来阐释电影主题，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贝尼尼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揭露这种“恶”的同时并未减弱对法西斯政权的讽刺。

3、灵活的表现手法

贝尼尼的编剧文森佐·塞拉米（Vincenzo Cerami）写道，电影描写任何事件的技术能力的提高实际上降低了媒体的唤起力。随着特殊效果和计算机化的发展，现在很容易描绘以前被认为出于淫秽等原因而未被显示的材料。因此，通过展现营地的恐怖，《美丽人生》避免了看起来很梦幻。根据塞拉米的说法，限制电影中逼真的显示决定是有意识的努力，是为了避免现代电影的“超现实”导致电影诗意品质下降的方式。^[3]普罗斯特（Proust）和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反对以电影令人难以置信的悬疑为由而提供所有细节，他认为故事永远都不能提供所有细节，而应该让读者或观众发挥想象力。^[4]为避免发生暴力或残酷的场面，纳粹恐怖只限于口头虐待囚犯，而没有直接描绘谋杀或酷刑。基多遇难时机枪射击只听声音而非

摄像机镜头；毒气室的场面仅限于受害者脱衣服的前室。唯一的尸体描绘是雾气笼罩的大堆可识别的人类尸体，鉴于公众对暴力和谋杀的描绘可能有些麻木，贝尼尼采用了一种隐晦的方法调动人们对二战当中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认知，而非逼真地让观众直面血淋淋的杀戮现场。

在《美丽人生》中，孩子们的观点是用摄影作品来表达的，而这并非纪录片的典型风格。当基多被处决时，约书亚隐藏在摄像机程序框后。一旦基多意识到自己在儿子的视野之内，便为儿子带来了笑容灿烂的漫画行军。摄像机在某种矩形的镜头里暗中显示了约书亚缩小的视野范围。这样做，电影将男孩安置在观影者的位置上，仿佛让约书亚对整场“游戏”有现实的操控感一样。正如同电影作为媒介的性质使观众可以感受到对所投影图像的控制感。观众由于在放映室中的特权地位，感到自己在电影所描绘的世界中独领风骚。当约书亚被放置在像照相机一样暗中的盒子里时，他像旁观者一样，控制着世界。

《美丽人生》主角基多对于当时悲惨的世界，没有选择逆来顺受，更没有把悲观情绪传给下一代，而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凭着乐观的情绪感染了自己的儿子，以一己之力对抗那个黑暗而残酷的年代。为了使自己的儿子能够快乐地成长而不使其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一个命运多舛的小人物基多把自己幽默乐观的天性几乎发挥到极致。贝尼尼所饰演的基多作为丈夫和父亲，用生命诠释了人性在黑暗中也能散发出光芒和美丽，给我们呈现出不一样的美丽人生精彩故事，这就是基多和《美丽人生》带给我们的启示。

基金项目：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课题“基于传播学视角的中韩慰安妇题材类电影比较研究”（项目编号：YG201809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李朝军.《美丽人生》：以爱的名义[J]. 电影文学,2007,{4}(19):54.
- [2] 杨志红,高丽丽.浅析电影《美丽人生》的表现手法[J]. 电影文学,2014,{4}(03):120-121.
- [3] Cerami, Vincenzo. Consigli a un giovane autore. Torino: Einaudi, 1996:15.
- [4] Carlo Celli. The Representation of Evil in Roberto Benigni's Life is Beautiful [J]. Journal of Popular Film and Television, 2000, 28(2):74-79.